



踏访新时代边关

西北偏西,镜头对准祖国新疆的帕米尔高原深处。
从瓦罕走廊的尽头再向前,驻守着新疆军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。驻地海拔4300米,巡逻点位大多超过海拔5000米。
这里常年冰封雪裹,平均温度-5℃,极

端低温可达-40℃,雪山、峡谷和冰川是连队官兵熟悉的景色。
在塔吉克语中,“克克吐鲁克”意为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。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,象征着生命与希望。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于此,他们战胜极端环境,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

以青春与热爱守护着祖国西陲边关。
时至深秋,大雪封山之前,让我们走进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,走近一群驻守在高原哨所的边防军人,感悟他们如花儿一般绽放的青春。

——编者

守卫在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

■彭源汪浩闫冰洁

热血融化边关雪

从山下出发,途经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,笔者一行乘车前往新疆军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。随着海拔的升高,石子路愈加颠簸,汽车发动机开始沉重地“喘息”。

窗外景色发生着明显变化,天空原本艳阳高照,周围还有绿树在风中晃动枝叶。很快,眼前只有灰黑山体与终年积雪不化的雪峰。山石之间,不时有早獭在穿梭。

驾驶员将暖风空调开至最大,但寒气还是不断袭来,笔者不由得裹紧了外衣。越来越稀薄的氧气让人呼吸困难,大家开始轮流吸氧,沉默中只有吸氧时轻微的嘶嘶声。

正午时分,笔者一行抵达连队营区。高原天气瞬息万变,刚刚还是晴天,不一会儿便窸窸窣窣下起了雪。天空中乌云密布,几间宿舍不约而同亮起了灯。在雪域高原,天气骤然变化是常事,二级上士马浩告诉笔者:“没准过一会儿冰雹就来了呢。”

马浩记得,刚到连队时,夜间站哨时雪常常悄无声息地落下来,有时大雪纷飞,有时小雪轻舞。

没一会儿,面罩和睫毛上都是霜。无论多厚实的衣物,最多只能扛半个小时,接下来就是透入骨髓的寒冷。站哨时,寂静的山间偶尔会传来鸟兽的叫声。

“一开始有些害怕,后来习惯了,有动物陪伴自己,也不觉得孤单。”马浩笑着说。

一级上士格加是连队的军马饲养员,他带着笔者前往马厩:“马儿更适合喝温水,但在这里,也习惯了饮冰河水。”

连队官兵使用的井水,仅能满足大家日常所需。连队有12匹军马,平均一匹马每天要喝20升水,于是凿冰河饮马便成了格加的“日常”。

严寒使得高原河流的无冰冻时间



较短。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,格加和战友要在河边凿开二三十厘米厚的冰层,让军马饮用下面的冰水。听着格加的话,笔者想象着他们用锹、镐等工具,使尽浑身力气,将坚固的冰面凿出孔洞的样子。凿冰一日或许不难,难的是,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。

凿冰点相对固定,突如其来的降温会让河冰冻得更厚,有时人力实在无法凿动,他们只能沿河向上游找寻更适合取水的点位。

那年,大家在寻找凿冰点的路上遭遇雨夹雪。雨滴落在作训服上,迅速结成冰,加速了人体热量的流失。没多久,他们的作训服就裹了一层冰晶,被冻得硬邦邦。大家抓紧时间,直到在距离连队2公里远的地方才找到合适的凿冰点。

格加最喜爱的一匹马名叫“踏雪”。“每次巡逻归队,军马的鬃毛上都

结满冰碴。我们就用干毛巾为它擦去身上的冰霜,再盖上毛毯为它保温。”格加摸着“踏雪”的头说,军马是我们亲密的战友。算起来,“踏雪”已经服役14年,巡逻边防线数千公里,翻过了一座座山,蹚过了一条条河,和我们一起吃了不少苦。

巡逻路大多难走,官兵有时脚踩乱石站不稳,整个人摔在石堆上;有时不小心踩到表面渐融的冰层,鞋里灌满冰水;有时遇上齐腰深的积雪,腿怎么也拔不出来……聊到这里,格加话锋一转:“苦是苦了些,但我们守着守着也就离不开了,这里成了我们的第二个家。”

边关雪虽冷,热血却却凉。一代代连队官兵用热血融化边境冰雪,用青春守护国家安宁。

格加告诉笔者,他和许多战友都有着相似的体会,初来之时总会惊叹于雪山的巍峨,岩石的苍劲,但过不了多久,

无法想象的艰苦会让大多数人心头涌起孤寂之感。再之后,惆怅会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消失,留在心底的是执着、是奉献,是对祖国最深沉的爱。

高山之上人为峰

连队下辖的科西拜勒前哨,位于海拔4600多米的雪山上。那里的气候更加恶劣,除了七八月份,其他时间经常下雪。

二级上士徐耀强记得:“有时大雪下一夜,清晨发现营房的门被厚厚的积雪堵住,怎么也打不开,只能等待连队的战友带着推雪板上山把门外的雪推到一边。上哨的路上,有些地方积雪过厚,还要请护边员开铲车推雪。”“以前缺乏这些机械设备,上哨



的路被积雪覆盖后,运送物资全靠人背马驮。”格加说起多年前的经历感慨不已。

那年深冬,大雪封山,连队官兵连续半个月无法给前哨班送补给。前哨班的粮食快要见底,烧锅炉的煤炭也所剩不多,格加和几位战友主动请战承担上送物资的任务。

格加清楚记得,路上的积雪厚达一米多,他们轮流打头阵,用身躯给后面的战友和军马蹚开道路。短短几公里,他们从白天走到了黑夜。

最后的一段路,军马已疲惫不堪,停在原地怎么也不肯向前,格加和战友决定背着物资徒步上山。他们又冷又饿,背上增加了几十斤物资的重量,脚步变得更加沉重,但大家不敢停步,生怕一停就再也走不动了。

就在格加和战友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时,前哨的战友也在朝着他们进发,终于,两支队伍成功会合。凌晨,物资送到了前哨,这项艰巨任务也成了格加戍边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。

如今,边防建设条件越来越好,护边员会时常驾驶铲车清理上哨路上的积雪,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由连队的驾驶员、一级上士马小龙驾驶运输车运送补给。但上哨的路又窄又险,行车仍然困难重重。

那天,天空飘着零星小雪。运输车行驶至上山的急弯处,车轮猛然打滑,眼见车辆一点点的向路基滑去,马小龙没有慌乱,他轻转方向盘,缓缓校正车辆,终于在半个轮胎已经探出路基的情况下将车停住。

虽然不知有多少次和危险擦肩而过,马小龙始终兢兢业业坚守岗位。除了运送物资,他还承担着巡逻驾驶任务。守边16年,他的驾驶里程超过12万公里,至今安全零事故。他语气坚定地告诉笔者:“只要是组织交给的任务,不管多难都要完成好。”

关山万重,山高人为峰。大雪能封住山、封住路,却封不住边防官兵勇攀高峰的信心。从这群年轻官兵身上,笔者看到了一如所有戍边卫士那样的气质,他们像是屹立的山峰,高耸挺拔、坚韧不屈,无论遇到何种艰险,总是迎难而上、从不畏惧。

冰封之地春常在

雪域高原虽冷,发生在克克吐鲁克的故事却总是充满温暖。

二级上士孙晓坤是连队的种植员,如今四季如春的温室大棚内,草莓、橘子、圣女果等各类蔬果,还有月季、三角

梅等十几种绿植,都是他细心呵护的“宝贝”。

孙晓坤来到温室大棚,回忆起10多年前的克克吐鲁克边防连。从华东地区参军入伍来到帕米尔高原,最初,气候环境的变化让他很不适应:“每天太阳一落山,温度会骤降,天气阴冷潮湿,大家的心情难免容易低落。”

那时,孙晓坤刚刚被任命为种植员。由于气候寒冷,土壤贫瘠,大棚里没有几棵成活的菜苗。他暗下决心,一定要把这里打造成属于高原官兵的一片温暖小天地。

为了提高棚内温度,一开始,孙晓坤采取烧锅炉的方式,但种下的菜苗枯了一茬又一茬。他查阅资料得知,锅炉需要有人时时看顾,否则棚内温度总是跟着天气变化起伏,很难稳定下来。

孙晓坤向连队申请购入一批电暖器为大棚精准控温,还找来肥料改善土质,终于,有一批蔬菜成活了。随着孙晓坤的经验越来越丰富,大棚里的绿色渐渐增多起来。

温棚里的果蔬长势愈发喜人,连队官兵把这片生机勃勃的小天地当成茶余饭后的休闲场所。屋外风雪交加之时,大家总喜欢钻进温棚里赏花摘果,闻着夹杂着花香和蔬果香的温暖气息,大家说克克吐鲁克真成了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。

今年,鲜花也开到了科西拜勒前哨。为改善官兵守防条件,前哨修建了阳光板房。孙晓坤挑了几株长势最好的月季和三角梅送往前哨,期待给那里增添一些生机。

在克克吐鲁克,像孙晓坤一样积极乐观的官兵还有很多。尽管驻守在偏远的雪山哨卡,大家仍努力将军营生活过得多姿多彩。

中士蒋昊毕业于美术院校,闲暇时间,他喜欢捡拾各式各样的石头,在上面画巡逻途中见到的雪山和冰川美景。如今,他绘制的石头画遍布连队温棚、图书连廊等场所。

近年来,连队官兵还因地制宜开展滑冰训练,放松心情的同时还能强健身魄。二级上士拜伟伟入伍前喜爱滑旱冰,如今成了大家的小教员。在他的帮助下,一些刚接触滑冰的战友,也滑得有模有样。

“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拜伟伟觉得,尽管克克吐鲁克多是大雪冰封的日子,但连队官兵把每一天当作美好的春天来度过,心中便会温暖常驻。

图①:巡逻中的新疆军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官兵。

图②:克克吐鲁克边防连温室大棚内,三角梅傲然盛开。

张洋摄

奔赴高原,月圆人圆

■付裕华旭阳

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

随军手续办好后第二天,军嫂计梦婷把家搬到了西藏拉萨。

能够生活在与爱人邻近的城市,与在高原驻防的丈夫、陆军某部干部徐鑫达相守,计梦婷的心里温暖而踏实。

在高原生活的第一个清晨,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,澄澈的阳光已然驱走寒意。

整理行李时,计梦婷翻出那张夹在书里的珍贵“礼物”——上海至南京G7032次列车的车票。那年中秋节前夕,计梦婷第一次踏上火车,到徐鑫达读军校的城市团聚。从此,两人开启了长达5年的爱情长跑。

视频电话中,计梦婷向徐鑫达展示这张珍藏许久的车票。徐鑫达笑着和妻子说:“这是我们感情的见证。如今你来到高原,我终于有了一个家。”

“这一次,我终于不用再买返程票了。”计梦婷笑着说。指尖抚过车票上依稀可见的日期,她的思绪回到5年前。

当时,计梦婷和徐鑫达经朋友介绍认识已有大半年,但两人相聚的机会却不多。中秋假期临近,在上海工作的计梦婷决定赶去南京,与正在当地读军校的徐鑫达相见。

车站人头攒动,看到计梦婷走出

来,徐鑫达连忙上前接过她手上的行李,语气充满关切:“累不累?我们去吃午饭,休息一下。”

午饭后,两人沿着玄武湖漫步。徐鑫达突然停下脚步,望着远方的蓝天对计梦婷说:“军校毕业后,我想去西藏戍边,听说那里的天空特别蓝,阳光格外耀眼。高原是锻炼人的地方,我要趁年轻去闯一闯。”看着徐鑫达认真的样子,计梦婷心中满是欣赏与敬佩。

那年夏天,徐鑫达即将军校毕业。戍边梦在心中燃烧,但他迟迟没有和计梦婷开口。从拉萨到上海,数千公里,他担心两颗心会因距离而疏远。志愿填报前夜,他拨通计梦婷的电话,心情有些忐忑。计梦婷沉吟片刻,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:“我支持你。如果有机会,我去西藏看望你。”

徐鑫达如愿分配到高原戍边。从此,计梦婷的手机购票记录中,“上海—拉萨”区间的机票、车票越来越多。

视频通话成为两人沟通的纽带,高原信号时断时续,屏幕里,徐鑫达的脸经高原烈日和风沙雕刻显得有些沧桑。一次通话,信号中断前的几秒钟,徐鑫达抬高声音说:“这里的云特别低,仿佛伸手可触。这里的天空很蓝,这片蓝天是咱们共同的梦想!”计梦婷噗嗤笑了,鼻尖却发酸。

“奔赴高原,为了心中那片蓝天。”去年初,计梦婷再赴高原。这一次她和

爱人决定在那里领结婚证。

高原的春天尚未到来,温暖的阳光照在拉萨民政局的玻璃窗上。美丽的蓝天,见证着他们的爱情之花在青藏高原上盛放。

返程时,53小时的列车穿过茫茫戈壁,计梦婷用手摩挲着那本心爱的结婚证,心中溢满甜蜜与感动。她知道,两人暂时的分离,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拥有一个真正的家。

今年,随军手续办好后,计梦婷辞掉在上海的稳定工作,搬家到了拉萨。很快,她在拉萨找到工作。

“今年中秋,连队邀请军嫂来营探亲,和我们一起做月饼。你也一起来参加吧。”两人是嘉兴同乡,家乡的月饼,计梦婷也会做。她点点头,心里高兴极了。中秋节当天,恰逢国庆长假,计梦婷坐车来到军营。食堂里,几位来队探亲的军嫂早已等候多时。

计梦婷和军嫂们系上围裙,与炊事班的战士们围着案板站成一圈。计梦婷示范着嘉兴的月饼做法,从和面到包馅,动作娴熟。面粉偶尔沾上她的眉梢,她笑着用手背轻拭。

看着大家亲手做出一个个可爱喜人的月饼,计梦婷心里涌上阵阵暖意——这小小的月饼,把天南地北的军嫂聚在一起,也让驻守高原的军人品尝到团圆的滋味。

暮色四合时,连队俱乐部的灯光亮

起来。官兵们在大厅中间摆上一圈桌椅,邀请来队军嫂和官兵们一起吃月饼、赏月,组织晚会度过团圆之夜。

晚会进行到一半,人群中不知谁喊了句:“今年嫂嫂随军到高原生活,请徐嫂讲讲你们的团圆故事!”

“这个故事太长啦。”望着台下那一张张被阳光晒得黝黑、却充满期盼的脸庞,计梦婷忽然心中一动,她站起来说,还是给大家唱首歌吧。

俱乐部里安静下来,她轻声唱道:“分别的时候你的话还在耳边,你说等你到那月儿最圆的那天,可我等了数不清的月儿圆和缺……”

徐鑫达凝望着妻子,5年的奔赴之旅,点点滴滴如电影画面般浮现在脑海,计梦婷忽然心中一动,她站起来说,还是给大家唱首歌吧。

月亮升起来了,徐鑫达带她在操场上散步。月光洒满雪山,峰峦轮廓清晰如画。“我们拉练时,要翻过好几座山。”他指向远方。计梦婷望着远方,心中充满对军人的崇敬,但又带着几分对爱人的心疼。

回到宿舍,月光洒满窗棂。倚窗举目,一轮圆月悬在天际。这一刻抬头望月,计梦婷内心无比幸福。对她而言,此后每一个夜晚都是团圆的日子,温暖的日子,一如此刻挂在天空的圆月。

北纬53°的“冰火青春”

■谈翔宇 本报特约记者 王学峰

边关风

北纬53°,祖国版图最北端。北部战区空军漠河雷达站坐落于此。

虽是秋季,这里的室外最低温度却已达到-20℃。雷达站周指导员说,随着天气越来越冷,官兵们每开展一次体能训练都是在打一场“硬仗”。

5公里武装越野课目中,大家会进行耐寒训练,在没膝的雪地里行进,每一步都要把腿从积雪里拔出来,再重重踩下去。周指导员记得,不少新兵一开始跟不上队伍的节奏,甚至想要中途放弃。他会帮年轻的战士向上推一推背包,鼓励大家调整呼吸,稳住步伐。

尽管天气严寒,大家仍跑得浑身是汗。途中,一些战士想要解开衣服透透气,周指导员连忙制止:“风一吹进去,人就冻透了!”忍一忍。“到达终点时,大家互相拍着身上的雪,笑着比谁的靴子里雪更多。”

严寒天气同样考验着工作岗位上的雷达站官兵。一次,雷达技师、二级军士长王海全带领人员前往室外抢修雷达设备,发现是部件接口结冰导致故障。他们用喷灯喷射接口处的冰层,烤化的雪水却转眼间又结成薄冰,足足半个小时后,故障才被排除。抢修结束时,每个人的防寒服上都落满

了雪,睫毛和防寒面罩上挂着厚厚的白霜。

别看这里全年霜雪期长达9个月,但长时间的寒冷并不会让漠河的夏季变得凉爽。从6月开始,漠河日照时间近20小时,强紫外线和高湿度让雷达站如同蒸笼一般。

“每逢夏季,雷达方舱内数十台设备运转,虽然散热装置,里面还是异常闷热。”王海全说,更让人难熬的是进入球形防风罩内检查设备,里面的温度常常超过40℃,人一进去就被一股股热浪闷得汗水直流。

为了确保设备安全运转,王海全蹲在狭小的空间里,盯着线路板上的指示灯,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。检查金属接口时,尽管戴着厚厚的隔热手套,他依然能感觉到烫意。半个小时后,他从防风罩里钻出来,第一件事便是从工具包中掏出藿香正气水一饮而下,这是夏季检修装备作业的“标配”。

岁月流转,寒暑交替。翻开漠河雷达站的一本本《值班日志》,里面是官兵记录下的值班情况。“室外温度-46℃,雷达天线传动齿轮冻结,启动应急抢修,喷灯烘烤结合人工除冰”“林区除草,地表温度45℃,全员无中暑、无弹皮叮咬”……透过日志,笔者更直观地感受到雷达站官兵年复一年经历的“冰火青春”,也更能理解他们对于北疆空防的坚守和奉献。